



案头一方黄花梨笔筒，纹理如流云漫卷，轻嗅有淡雅清香萦绕。这方静默的木具，承载着中国文人千年的雅趣，更跨越重洋，在世界舞台上书写了一段东方美学的传奇。黄花梨，这株生长于南海之滨的乔木，以其独特的质地与品格，成为连接东方文化与世界审美的精神纽带。

### 黄花梨的世界初啼

黄花梨温润不张扬、简约藏匠心，恰是东方文明内敛深沉美学的直观呈现，当这样的木材与工艺走出国门，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，为世界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器物之美的窗口。

黄花梨的跨洋之旅，始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帆影碧波。这条连接东西方的贸易通道，不仅运送着丝绸、瓷器，更承载着文化交融的使命，黄花梨便在舟楫往来中，留下了它的东方倩影。

《明史》中多次记载官吏奔赴东南亚采购黄花梨木、紫檀木等珍贵木材的史实，印证着其早在明清时期便已跻身国际贸易的行列。山东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，四艘元明时期的古船静静陈列，船身遗存的黄花梨造船木，为这段贸易史提供了最直接的物证。

在当时的海运中，黄花梨不仅是贸易货物，更因其质地坚韧成为造船良材，以另一种形式参与着海上丝路的开拓。随着贸易往来日益频繁，海南黄花梨作为中原地区难得一见的珍品，吸引着商贾纷至沓来，逐渐成为海南岛输出的代表性贸易货物，借由商船抵达东南亚、南亚乃至更远的欧洲。

黄花梨真正大规模走向世界，始于明清家具的外流浪潮。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，大量以黄花梨、紫檀为材质的明式硬木家具从上层阶级流人民间，敏锐的西方传教士发现了这些器物的美学价值，将其精心收集后运回欧洲，作为陈设或收藏。

当时的欧洲，巴洛克与洛可可家具因过度装饰而渐显颓势，当明式黄花梨家具传入欧洲，西方的艺术家们惊喜地发现，明式黄花梨家具“静中带动，动中带静”的特质，恰好契合了他们对简约美学的追求。到了17、18世纪“中国风”的盛行时期，西方设计师已经意识到中国装饰风格所体现出的功能性和表现力。

及至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，伴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与动荡时局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美国等多国的学者、收藏家纷纷来到中国，将大量明清黄花梨家具带往海外。这些黄花梨家具中的许多最终入藏西方著名博物馆，成为海外认知中国传统工艺的重要载体。

作为中华儿女，我们当以自强奋发之精神铭记曾经的历史，但黄花梨家具这段走向世界的历程，既是东西方接触的必然结果，也是文化传播的偶然契机。黄花梨家具从东方书房走向西方宫廷，从实用器物变为艺术藏品，其跨越的不仅是地理距离，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认知鸿沟。海上丝路的涛声，不仅运送着木材与家具，更将东方的造物哲学与审美理想，悄悄播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。

→ 简约而不简单的明式家具是当下北欧流行的“极简风”的鼻祖。图为明式黄花梨木四出头官帽椅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## 影响世界的设计典范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君穷



一件十七世纪的黄花梨五足圆香几。  
美国加州文艺复兴山庄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藏

### 黄花梨家具的域外回响

当黄花梨家具在西方落地生根，一场关于东方美学的研究与革新也随之开启。

当人们在探讨中西家具的文化渊源时，不得不承认中国明式家具风格于17世纪至18世纪对西方家具设计曾产生较大的影响。被誉为西方家具史上两个高峰的法国巴洛克式家具和洛可可式家具，都从中国明式家具弯曲优美的造型和线脚中受到启发，一些优美的线型、装饰纹样漆饰工艺都被用于西方新式家具中去。

18世纪英国家具大师齐彭代尔在其著作中，将明式家具与哥特式、洛可可式家具并列为世界三大“式”家具，更将明式家具置于魁首之位。这位家具设计师曾以明式家具为蓝本，为英国皇室打造一套宫廷家具，引发欧洲上流社会的轰动，掀起了欧洲的“中国风”热潮。

真正让黄花梨家具研究系统化的，是德国学者古斯塔夫·艾克。从1923年起，艾克在华从事美术教育二十余年，曾任教于厦门大学、清华大学等校，更深度参与了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。

凭借对明式家具的痴迷，他耗时数年搜集整理，于1944年出版《中国花梨家具图考》，这部世界首部研究中国黄花梨家具的专著，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家具的研究格局，更以精美的图片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家具所达到的艺术成就，让我国黄花梨家具及其文化走向了世界。

黄花梨家具对西方的影响，还深刻地体现在现代设计的革新中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查尔斯·雷尼·麦金托什、弗兰克·劳埃德·赖特、威廉·莫里斯等设计师，摒弃表面化的“中国风”装饰，开创了融入东方设计精髓的“中国主义”家具创作。他们从黄花梨家具的榫卯结构

中汲取灵感，将几何布局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，努力推动西方家具摆脱繁复装饰的桎梏。即便是被誉为现代设计典范的包豪斯家具，其“诚实表达材料与功能”的核心思想，也能在黄花梨家具中找到源头。

20世纪50年代，当“少即是多”的国际风格陷入形式主义的冷漠，西方设计师再次将目光投向中国明式家具特别是黄花梨家具。其在简约线条中蕴含的人文温情，成为软化现代设计僵硬感的灵感源泉，为西方设计注入了东方智慧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中国民间家具开始走入纽约、伦敦、中国香港等地的国际拍卖行，其精品的拍卖价格动辄就是数十万美元。1996年9月，纽约举行了一场中国古典家具拍卖会。拍卖会上展示了107件中国明清古典家具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竞拍，全部成交。其中价位最高的一件明式黄花梨大坐椅，成交价折合人民币达千万元。

“历史上当西方人来到中国，看到中国明清家具，感到其简洁，又符合人体力学，所以他们就渐渐收藏了大量的中国明清家具，从色彩和设计来讲其中最经典的就是黄花梨家具。”近日，北京大观堂文物文献博物馆创始人、艺术品资深藏家冯朗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，今天在星巴克等店面中常见的不锈钢圈椅，在明清时期的黄花梨家具中早有相似的造型；古代家具中的罗汉床，与现代的沙发也有着类似的设计造型。

从南海之滨的寻常乔木，到文人案头的君子之器，再到影响世界的设计典范，黄花梨的旅程跨越了千年时光与万里重洋。它以木为媒，让东方君子的品格与美学，在世界文明的图谱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也见证着文化交流中“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”的永恒真谛。■

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SOCIETY



SPRING 1994

王世襄撰文介绍苦寻40年的醉翁椅，1994年春刊载于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会刊，封面为醉翁椅的照片。 资料图